

#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的融合

王晨 王雪菲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的融合已成为备受瞩目的音乐现象, 这一融合不仅为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室内乐的表现维度与文化内涵, 并成为促进东西方音乐文化深度对话的关键桥梁。本文首先探讨了此种融合在延续传统文脉、丰富音乐语汇及促进文化互通方面的三重意义, 深入剖析了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传统元素取舍、创作技法冲突及审美文化差异三大挑战, 同时针对这些挑战, 本文提出了三大融合策略, 旨在为该领域的创作者与研究者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传统音乐元素; 当代室内乐; 跨文化创作; 融合策略; 五声音阶

**DOI:** 10.64216/3080-1516.26.03.036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 音乐作为一种超越语言的艺术形式, 其跨文化融合的趋势愈发显著。其中, 拥有数千年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音乐, 正以其独特的音阶体系、音色韵味与哲学思想, 成为当代作曲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将这些传统元素融入源自西方的室内乐体裁, 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对话与身份构建。当代室内乐以其灵活的编制、精炼的结构和实验性的精神, 为这种融合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田。周龙、谭盾等众多中国作曲家, 已在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他们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证明了这种融合的巨大潜力与艺术价值。然而, 关于这一跨文化创作实践并非坦途, 它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伴随着诸多深刻的挑战。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此种融合的意义, 剖析其面临的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具有可行性的融合策略, 以期推动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1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融合意义

### 1.1 延续传统音乐基因

中国传统音乐是承载着数千年历史、哲学与审美观念的文化瑰宝。其核心元素, 如以“宫、商、角、徵、羽”构成的五声音阶, 被视为中华音乐的“DNA”, 而独特的乐器音色、灵活的节奏韵律以及对“意境”的追求, 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音乐基因<sup>[1]</sup>。在现代社会, 这些传统音乐形式若固步自封, 则有沦为博物馆艺术的风险。将其融入具有国际性与时代性的当代室内乐中, 是实现其“活态传承”的关键路径。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元素移植, 而是在新的音乐语境中对传统基因的重新激活与再创造。通过与现代作曲技法的碰撞, 传统元素得

以焕发新的生命力, 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和艺术魅力也得以延续和发展。正如学者赵冬梅在其研究中所强调的, 对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创新是推动其整体突破的必由之路。

### 1.2 丰富室内乐新内涵

当代室内乐自诞生以来, 便以其探索性、多元化和实验性为主要特征。然而,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其音乐语汇和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受西方音乐体系的框架限制。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注入, 为当代室内乐带来了全新的音响色彩、结构思维和美学维度。首先, 古琴的空灵、琵琶的刚劲、笛子的悠远等独特音色极大地扩展了室内乐的音色调色盘, 为作曲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声音材料。其次, 中国音乐重旋律、重线性发展的特点以及散板、摇板等弹性节奏的处理方式为以和声和严谨节拍为基础的西方音乐思维带来了冲击和补充, 催生出更为丰富和自由的音乐织体。更重要的是, 中国传统音乐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追求气韵生动的审美理想为当代室内乐注入了深厚的东方人文精神, 这种融合超越了纯粹的音响实验, 使作品承载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辨, 从而在根本上丰富了室内乐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度与广度<sup>[2]</sup>。

### 1.3 促进音乐文化互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任何一种文化要保持活力, 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的融合, 正是这样一种高效的跨文化沟通方式。室内乐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理解的音乐体裁, 为中国音乐元素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载体。通过这种融合, 西方听众可以在熟悉的音乐框架内, 接触和理解中国音乐的独特美学, 如“和”为贵、

中正平和的审美追求。这比直接欣赏原生态的传统音乐更容易被接受,从而降低了文化理解的门槛。另一方面,这种融合也促使中国作曲家在语境中重新审视和发掘自身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技法,而是在找回自己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我为主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从德彪西、拉威尔等西方大师对东方元素的借鉴到如今中国作曲家主动、深入地将本土文化推向世界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更平等、更深入的全新阶段,真正实现了文明的互鉴与共荣<sup>[3]</sup>。

## 2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的融合面临的挑战

### 2.1 传统元素取舍难题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纷繁复杂,如何取舍成为作曲家面临的首要难题。一方面,元素选择难以把握。如果直接引用一段耳熟能详的民歌,作品容易陷入贴标签式的文化奇观或中国风的窠臼,缺乏深度与创造性。而选择过于抽象的哲学理念,又可能因缺乏具体的音乐语汇支撑而显得空洞和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存在着对传统元素理解深度的挑战。许多作曲家可能仅停留在对五声音阶等基本素材的运用上,而对传统音乐中更为精髓的腔化处理、音高上的微小游移以及一音一韵的细节把握不足这种理解上的偏差会导致融合作品貌合神离,无法传递传统音乐真正的神韵。此外,如何避免将传统元素异化也是一大难题。在将其置于全新的当代室内乐语境中时,传统元素原有的文化语境和审美功能被改变,如何在新结构中保持其精神内核,而不是使其沦为一个失去灵魂的异国情调符号,是对作曲家文化修养和艺术智慧的重大考验。

### 2.2 创作技法融合困境

技法层面的冲突,融合创作中最为棘手和核心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音高组织、节奏处理和音色平衡三个方面。其一,音高组织的冲突是根本性的。将天生缺乏导音、倾向于水平流动的五声旋律,强行置于垂直、有强烈倾向性的功能和声框架中,常常会导致水土不服的尴尬局面,甚至有作曲家的实践因其不可行性而受到演奏者的批评。其二,节奏观念的差异难以调和。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尤其在散板、古琴音乐中,富于弹性、呼吸感和即兴性与西方音乐精确的、量化的节拍系统存在本质区别。如何在现代记谱法中精确记录并指导演奏这种弹性演奏,同时又与室内乐重奏的协作性要求相协调,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其三,中西乐器的音色与

性能差异导致配器与平衡的困难。如何通过巧妙的配器、织体安排乃至现代扩音技术,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乐器能够平等“对话”而非相互抵消,需要作曲家对乐器性能有极其深入的了解和高超的驾驭能力。

### 2.3 审美差异阻碍传播

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审美习惯差异,为作品的广泛传播设置了无形的障碍。第一,东西方音乐的传统审美趣味存在差异。中国传统审美偏爱含蓄、内敛、留白和渐进式的表达,西方古典音乐的戏剧性则更多建立在强烈的矛盾冲突、紧张与释放的和声进行之上。第二,目标受众定位模糊。这类融合作品常常陷入尴尬境地,对于部分坚守传统的听众,他们可能认为作品破坏了传统音乐的原真性,而对于习惯西方当代音乐的听众,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可能因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显得陌生和难以进入。第三,当代音乐本身的小众属性与传统元素的陌生感叠加,进一步提高了欣赏门槛。当代室内乐本身就包含无调性、噪音等实验性技法,当这些本已挑战听众习惯的现代语汇与同样陌生的中国传统元素结合时,无疑会对普通听众构成双重的审美挑战,从而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广度与社会影响力。

## 3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的融合策略

### 3.1 深度挖掘探寻特色传统元素

要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而非流于表面的融合作品,首要策略是超越对传统元素的符号化挪用,进行深度挖掘与精神提炼。

第一,精研音高体系,超越五声框架。作曲家不应仅仅停留在使用基础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而应深入研究中国音乐中更为精微的音高现象。例如,系统性地学习和分析戏曲、说唱、民歌中的腔化润饰音这些装饰音、滑音、微分音构成了中国音乐独特的韵味,是其情感表达的核心<sup>[4]</sup>。

第二,聚焦音色技法,探索声音本质。中国传统乐器独特的音色和丰富的演奏技法是其魅力的重要来源。作曲家应投入大量时间研究这些乐器的物理发声原理、标志性演奏技巧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策略上,可以采取技法移植或音色模拟的方式,例如,在弦乐器上模仿古琴的滑奏与泛音,或用木管乐器组模拟人声唱腔的细腻起伏,从而在西洋乐器上复现传统音乐的音响质感。

第三,提炼哲思意境,构筑精神内核。中国传统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艺术,更是哲学与审美的载体。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等哲学思想,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

作曲家应将这些抽象的哲学理念作为作品的结构性指导原则。例如，以留白的理念处理音乐的织体与停顿，用以静制动的方式营造紧张感；或以“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来组织音乐材料的对比与发展。

### 3.2 创新技法实现无缝融合创作

要化解中西音乐体系间的技术壁垒，必须大胆突破传统作曲技法的束缚，以创新的思维和手段构建一种全新统一的音乐语言。

其一，革新和声观念，采用现代调性技法。为解决五声音阶与西方功能和声的冲突，作曲家应果断放弃或改造传统三和弦体系，转而拥抱20世纪以来的现代和声技法。例如，采用以四度、二度音程叠置的和弦结构，可以有效削弱功能性，创造出既协和又具东方色彩的“五声性”和声<sup>[5]</sup>。

其二，重构音乐织体，探索多声部新关系。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与西方音乐的纵向思维可以通过创新的织体设计进行统一。作曲家可以借鉴中国传统音乐中普遍存在的“支声复调”手法，即各声部演奏同一旋律的不同变体，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织体效果。此外，还可以运用点描主义、音块、音色旋律等现代技法，将传统旋律的动机、音色碎片化，再重新编织成复杂的、多层次的音响结构。

其三，拥抱前沿科技，拓展音响融合维度。在21世纪，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音乐融合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作曲家可以通过电子音乐技术对传统乐器音色进行采样、处理和变形，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混合了传统与未来的全新音色。

### 3.3 多元推广拓宽受众接受渠道

制定积极且多元的推广策略，主动打破音乐厅的围墙，将作品推向更广泛的受众，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和引导听众的审美。

一方面，实施跨界破圈，创造多元欣赏场景。传统的室内乐音乐会形式受众有限，必须通过“跨界合作”来破圈。例如，将融合室内乐与现代舞、多媒体影像、戏剧、装置艺术等视觉艺术形式结合，打造沉浸式、多感官的艺术体验。此外，与影视剧、纪录片尤其是电子游戏进行深度合作，将其作为配乐，是极为有效的推广方式。游戏作为当代年轻人重要的娱乐方式，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互动性能让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触达数以百万计的潜在听众，极大地拓宽其传播边界。

另一方面，善用数字媒体，构建社群化传播矩阵。在数字时代，线上推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为融合作

品建立高品质的线上呈现，更重要的是，要利用社交媒体建立与听众的直接联系，通过作曲家访谈、创作幕后分享、作品导赏等内容，围绕作品、作曲家或乐团构建起活跃的线上社群。

此外，加强普及教育，系统进行审美引导。针对审美差异带来的接受障碍，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普及教育工作。同时，还可以将这些融合作品纳入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美育课程，开发配套的教学资源，从小培养年轻一代对跨文化音乐的欣赏能力。通过耐心、系统地审美引导，逐步消弭文化隔阂，从而为融合作品的生存与发展培育肥沃的土壤。

## 4 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创作的融合，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艺术远征。它不仅是延续民族音乐生命力的时代要求，是丰富世界音乐宝库的文化贡献，更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深度对话的有效途径。尽管在元素取舍、技法整合与审美传播上存在重重困境，但通过对传统元素的深度挖掘、作曲技法的大胆创新以及推广渠道的多元拓展，一条通往真正有机融合的道路正变得日益清晰。

### 参考文献

- [1]葛秀姣.民族室内乐创作中的音色运用与乐器组合研究[J].参花,2025,(30):78-80.
- [2]王颖.跨越传统界限——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室内乐的民族乐器使用与音色拓展[J].中国音乐学,2025,(03):119-126.
- [3]杨帆.新时代中国民族室内乐演奏形态研究[J].戏剧之家,2025,(15):89-91.
- [4]刘显西.山西传统音乐在室内乐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与多元化发展[J].名家名作,2025,(12):4-6.
- [5]唐进,夏唯豪.传统的再造与转型:钢琴五重奏《甘洛·彝境》创作语境[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5,34(02):93-102.

作者简介：一作：王晨（1995.05-）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声乐表演/声乐教育。

二作：王雪菲（2004.12-）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学历：本科，研究方向：声乐演唱。

课题项目：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多元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室内乐的融合与应用研究（24YY20017983）。